

DESTINATION TRUTH

终极诱惑

大结局

银河行星
著

历时五年《宇宙钟摆》终于迎来大结局

宇宙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星云奖
最佳人气奖
得主作品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DESTINATION TRUTH

宇宙
钟摆

终 · 极 · 诱 · 惑

银河行星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宇宙钟摆. III, 终极诱惑 / 银河行星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3

(虫)

ISBN 978-7-5682-6669-7

I. ①字… II. ①银…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3913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18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6.80 元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文案编辑 / 刘永兵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的几个基本设定

就像服药之前必须先看说明书一样，以下各条是《宇宙钟摆Ⅲ——终极诱惑》的相关设定：

1. 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搭建整个宇宙的基本“骨架”是暗物质。暗物质蕴含着巨大的暗能量，而我们的物质世界仅仅是暗物质“枝丫”上开出的几朵小花。

2. 暗物质粒子是基本粒子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自带底层信息和能量的“超弦子”，大小为普朗克尺度（ 10^{-33} 厘米）的负67次方左右，近似表达为 $(10^{-33})^{-67}$ 厘米，生灭时间极短，远短于普朗克时间（ 10^{-43} 秒），因此哪怕人类一直研究到宇宙毁灭，想发现暗物质粒子都不太可能。我把暗物质存在的空间命名为“昂格斯空间”或“昂格斯层次”。

3. 宇宙空间分为三种存在形式——“轻空间”“纯空间”“重空间”。“轻空间”是一种只有物质没有暗物质存在的空间，与之相对应的是只有暗物质存在的“纯空间”和既有暗物质也有物质存在的“重空间”。“轻空间”只遵循物质世界的时空定律和物理法则——一个纯粹的由电磁波统治的世界，最高速度为光速。“纯空间”只尊崇暗物质世界的时空定律，是一个远离电磁波的奇异

世界，遵循量子物理法则，传播介质为暗物质波（引力波为暗物质波在物质世界的投影），传播速度从人类视角来看近似于无穷大，因此在人类中有“量子跃迁”或“非域性挪移”一说。但实际上暗物质传输同样有一定速度，只不过比光速快太多，是光速的30亿倍（注意，别看掉了“亿”字）。

4. 只要有变化就会有时间，时间来自生命对变化的感知，因此时间箭头永远向前——由爱因斯坦相对论推导出的关于时间倒流的结论只是一个局限于恒定光速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错误。不同的生命在同一空间或不同的空间感知到的时间流逝速度会存在差异，但这不关乎时间本身的快慢，而只关乎具体生命形态在某一空间中的感觉，而最难让人理解的是，这种感觉差异确实造成了时间出现“快”与“慢”的效果和结果。

5. “尺度旅行”（也可称“大小旅行”）——是相对于“空间旅行”和“时间旅行”而产生的一个陌生概念。我把宇宙从大到小分成了六个层次：宇宙层次——银河层次——星系层次——原子层次——普朗克层次（物质与暗物质的分界线）——昂格斯层次（暗物质层次）。意识体进化到“超级意识”阶段后可以实现从普朗克层次开始的向“大”的方向或“小”的方向的“旅行”。毋庸置疑，这种旅行在宇宙中难度最大，人类想都别想——人类只是介于“星系层次”与“原子层次”之间的一个亚层次，向下的目光勉强触及普朗克层次的边缘，

向上最大的梦想是实现星际穿越。

6. “意识体”是一种能量态暗物质的智能化结构体，具有人类视角无法感知的超能量和超能力，比如随意进行“量子跃迁”（非定域性挪移）、随意在物质世界的时间轴上前后滑动、随意搬动并创造物质、随意创造“自空间”（人类的虚拟现实技术（VR）只是小儿科）解闷儿，等等。但意识体并非可以完全随心所欲，比如掉入“轻空间海”中就成了“落水狗”，只能做亚光速移动；在暗物质超光速世界中就不能前后滑动“时间进度条”等等。

7. 宇宙中的两种生命形态泾渭分明：一种是实体物质生命形态（比如人），一种是暗物质虚拟生命形态（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后者是生命的基本形态，是主流，其高级阶段为意识体，意识体诞生于基元底层，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在物质生命加载宇宙的所有信息，最终复制（也许会有些许创新）一个新宇宙。而物质态生命的使命就是充当意识态生命的载体，帮助暗物质意识生命进化，他永远不可能跨越那道横亘在“普朗克尺度”中间的鸿沟。

8. 推动宇宙生长和意识体进化的力量只有两种：一是“吸引”，二是“排斥”。吸引=爱、融合、创生，排斥=恨、分离、毁灭，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补充，共同从不同的方向推动宇宙走向新生。

9. 本故事纯属虚构，若不小心对现有物理学有所冒犯，也是因为创造这个故事的大脑局限于物质世界所致，实非本意。

目录

宇宙钟摆 III —— 终极诱惑

两大意识文明的争夺导致“宇宙钟摆”崩溃，赶往银心寻找更大的“宇宙钟摆”成为新的希望。“轻空间”的阻滞让到达银心的时间无限延长，6亿意识生命能否在“湮灭”大限来临之前赶到银心尚难预料。危机重重，前路漫漫，意识生命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主宰……

001

1
第一章

银河迷雾

终于进入银心黑洞的我们全部失散，暗灰色的微观世界飘浮着几何尘埃。我（肖恩）在玩“自空间”中找回了元脑和所有意识，寻找“宇宙钟摆”成为当务之急。但偌大的银心空空如也，绝望的我们只能在“自空间”中等待湮灭。然而，“自空间”远非再造性实景游戏那么简单，它暗藏的机制能否把我们引向一条生路？

049

2
第二章

普朗克世界

一艘废弃的行星级星舰正在“轻空间海洋”中游荡，我（肖恩）被抛入其中的过程甚为蹊跷。但“抢先到达宇宙中心”找到“宇宙之脑”成了我的终极目标。我在逃离“轻空间海洋”后沿着暗物质骨架以跃迁速度一路疾行，无数的超级意识已经遥遥领先。我在追赶的过程中发现宇宙的暗物质骨架正在四分五裂，恒久的宇宙已经显露出死亡征兆。而与一个超级意识的遭遇战顿时把我推入绝境……

095

3
第三章

死亡征兆

4

第四章

昂格斯空间

125

“昂格斯空间”是一个相当于普朗克尺度的负 67 次方的超微空间，我（信子）是怎么掉进去的已经不得而知。我虽然在孤寂中无力自拔，但却让我意外地看到了宇宙最底层的诸多真相。我在绝望中被告知，只有找到那根“圆珠链条”，才能走出这个幽闭的世界。

5

第五章

一道筛子

151

宇宙正在分崩离析，通往宇宙中心的暗物质骨架纷纷断裂，恰如一道道筛子，把数千亿超级意识挡在了“宇宙之脑”的“颅腔”之外，让我（肖恩）也失去了获得宇宙终极真相的机会。但转机往往在绝望的谷底闪现，一次偶然的际遇，能否让我找到一条通往宇宙中心的捷径？

6

第六章

圆珠链条

187

“圆珠链条”蕴含深意，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我（信子）带离昂格斯空间，但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一场奇妙的“尺度旅行”把我带入希格斯场，由此揭开了物质世界的身世之谜。正当我在为即将成为第一个完成“尺度旅行”的意识体而欣喜时，一场危及整个宇宙的“真空衰退”早已发生！

我(肖恩)总算进入“宇宙之脑”的“颅腔”之中，但10万光年“轻空间海洋”的阻隔让我对正发生于“宇宙之脑”上的事件无能为力。纵然能找到一条通往“宇宙之脑”的暗物质路径，但1022个超级意识的最后对决必然会异常惨烈，唯有最终的胜出者，才能获得与“宇宙之脑”上的信子融合的机会。

我(信子)等待肖恩到来，眼看着我们就要失之交臂……

我(肖恩)终于进入信子的“摆球”之中，没想到最后的“宇宙钟摆”会如此宏大而神奇。我们终于通晓生命、宇宙以及一切，我们在做完那“最后一件事情”之后融合，然后一边看着死亡的宇宙慢慢消融，一边在不绝于缕的天籁之中，向我们的再生之地飞去……

第一章 银河迷雾

两大意识文明的争夺导致“宇宙钟摆”崩溃，赶往银心寻找更大的“宇宙钟摆”成为新的希望。“轻空间”的阻滞让到达银心的时间无限延长，6亿意识生命能否在“冥灭”大限来临之前赶到银心尚难预料。危机重重，前路漫漫，意识生命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主宰……

1

我们没能走远。

在经过几次“跃迁”折腾之后，我们仍然像在人类时期的原地踏步那样，没能前进半步！

“糟糕，我们掉进轻空间里了。”元脑毫无温度的话音在量子蜂巢中回荡。

其实，在第一次“跃迁”失败以后，我就明白了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几乎不再有跳转新生的机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冰冷的时空荒漠中耗散能量，慢慢死去，也就是“冥灭”——一种真正的、永恒意义上的死亡！

我们真的会在无助无望中彻底玩儿完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从元脑说出“糟糕”这个词开始，就知道我们不再有在短时间内逃离这个“轻空间”的可能。

“轻空间”是纯物质世界的天下，几乎没有一颗暗物质粒子存在，而我们最拿手的“非定域性挪移”，也就是“量子跃迁”必须借助

暗物质才能实现，就跟人类的高铁必须依托铁轨才能实现高速奔跑一样。我们失去了“铁轨”，也就失去了“跃迁”的依托，我们最大的逃亡速度再也突不破光速这个“天花板”。

在元脑说出“糟糕”之后，量子蜂巢中的6亿意识体都静待TA的下文，都指望着万能的元脑能尽快使出一个绝妙的招数，给几乎绝望的我们带来一个意外的惊喜。茫然的等待把这段时间拉得好长，好像时间的转轮都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罕见的寂静弥漫了整个蜂巢，仿佛在转瞬之间，偌大的蜂巢就被某种神力变成了一座了无生气的坟墓。而在这片不祥的死寂掩盖之下，一种异样的氛围正在酝酿着。

我虽然心怀忐忑，但还是想要“死个明白”。是的，如果在不明不白中寞灭，我肯定会“死不瞑目”的。

我粗略观察了一下量子蜂巢周围的环境，发现完全可以用一句人类的语言来形容——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妈呀，我们究竟被抛到了哪里？这里离银心还有多远？我们在那个“大限”到来之前真的没有到达银心的机会了吗？我赶紧向四面八方发射意识波，去遥测量子蜂巢此刻所在的三维坐标。可等我做完这件事才明白，我真是急糊涂了，在“轻空间”中，我的意识波也得遵循物质世界的物理定律，它永远超不过光速啊。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想收到意识波的回波，必须等它走到这个“轻空间立体海洋”边缘再返回来才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离这个“轻空间”边缘以光年计，我就需要2倍于这段距离所需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等到那时，黄花菜都凉得结了冰了。

我在否定这个方法的同时，另一个简易的办法又冒了出来——恒星直径参照法。我很快从周边找出最近的数十个常规恒星，一一遥测它们的“目视直径”，然后计算出“目视直径”与它们实际直径（常规恒星的数据都有记载）之间的比率，再根据这个比率推算出各自的距离。得到的结果虽然不太精确，但它却告诉了我一个相当不妙的事实：那个“宇宙钟摆”在崩溃前的狠命一掷果然有失准确度，竟然把我们一掷 500 光年之远，却没能瞄准一颗有载体的行星！我们就这样被置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离人马臂 3 900 光年，离猎户臂边缘 7 光年，周围 3 ~ 9 秒差距的三维空间内均无暗物质粒子存在。结果不言而喻，我们陷入的是一个大尺度的“轻空间立体海洋”，比我和帕格纳在干掉天堂星后逃跑时遇到的那个要大得多。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离我们最近的暗物质“堤岸”至少也在 7 光年，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逃离这片“轻空间海”至少也得花上 7 个地球年，而这个时间长度几乎相当于九个“钟摆时”。这样一来，留给我们到达银心的时间仅剩一个“钟摆时”左右，要想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跨越几万光年的距离几乎不可能，除非在如此大的空间跨度上不再遇到“轻空间”的阻隔，而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我想象不出，元脑还有多大的能耐把我们快速带离这片“轻空间海”，除非 TA 还有什么“压箱底”的绝招一直深藏不露。

此时的我就像一只被悬于“希望”与“绝望”中间的摆锤，不断在二者之间摇摆着——希望，绝望，希望，绝望……好在这样的煎熬不算太久，我们就等来了元脑的下文，但这样的下文并非我们

想要的。

“没办法，我们只能作亚光速飞行了。现在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穿越人马臂直达银心，距离 2.5 万光年，一条是返回猎户臂再沿该旋臂回溯至银心，距离 4 万光年，但不管走那条路，都必须先花费较长时间逃离这片……”

没等元脑把“轻空间”三个字吐出来，一阵罕有的嘘声已经充斥了整个量子蜂巢。只见每个晶格中的意识体都不惜耗费能量，剧烈地震颤起来，由 6 亿个意识体同频共振所汇聚而成的能量超级巨大，转瞬间就形成一波排山倒海的能量洪流向元脑中心呼啸而来！

眼见着元脑中心的能量墙有被冲垮的危险，我们四十八领袖顿时慌了神，赶紧奋力振动意识波去降低那股能量流的频率和振幅。我明白，这样的抵抗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要想完全平复眼前的“众怒”，只有元脑亲自出手才行。

可是，我们等来的非但不是元脑的及时增援，而是一个让 6 亿意识体都集体失语的尴尬事件。只见元脑中心那个原本平静的能量球突然剧烈震颤起来，震着震着就由球形变成了哑铃形，“哑铃”的两头继续彼此拉伸、分离，很快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独立的能量球。这算哪门子事？几乎所有意识体都明白过来：才刚刚融合的元脑又分裂了——TA 们这是要干吗？难道要带着各自的意识族群分道扬镳？

紧接着，两个元脑对决的声音如闷雷般在蜂巢中炸响，盖过了那波由嘘声汇成的能量洪流。很快，那股快把我们压得招架不住的

能量黯然收敛，6 亿意识体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两个刚刚分裂的元脑的论战上。

“我最后重申一遍，选择穿越人马臂直达银心的路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少了 1.4 万光年的距离可以为我们省出大量时间，唯有如此，我们才有抵达银心的希望。如果你执迷不悟，固执己见，我这就带着 1.2 亿俄靠意识立马上路！从此之后，你我两个族群再无牵涉，永不往来！”

“我也最后重申，选择沿猎户臂回溯银心才是最佳选择，尽管多了 1.4 万光年，但这点距离在跃迁速度面前连半步都算不上！我还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沿这条路径遭遇轻空间的概率要小得多，我们几乎可以施展‘非定域性挪移’一蹴而就！”

“好一个‘一蹴而就’，你现在就‘一蹴而就’给我看看？那还不是要等到七八个地球年之后！到那时，你同样没有任何胜算的把握，你能向全体意识保证你的选择可以确保我们在大限到来之前抵达银心吗？”

“我不能确保，但我能肯定我的选择所用的时间最短。不论最终成功与否，我们都必须选择时间最短的方案！”

“你凭什么说你的选择用时最短？你经过精确计算了吗？”

“好了，我不想跟你在这个时空点上过于纠结，这无疑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要不这样，我们把决定权交给 6 亿意识体，让 TA 们投票决定，赞成你的选择的投‘1’，赞成我的选择的投‘0’，谁得票多就依谁，你看如何？”

“呵呵，没想到你会跟我玩弄载体们常玩儿的游戏，你不是一直称之为‘幼稚的把戏’吗？你不是常说这样的把戏是一种‘在公平幌子的掩盖之下的最不公平’吗？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地生意识多达5亿，我们俄靠意识只有1亿多，谁胜谁负已经不言自明，还需多此一举吗？”

“我不否认，我是这样评价过载体们的投票表决方式，那确实有些游戏的意味，但在找不出更好的方式来做决定时，那却是最好的表决办法。在通常情况下，投票表决的结果往往离‘正确’不远。”

“我只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样的‘正确’是主张投票者导致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怕我依靠地生意识的数量优势取胜，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可不想胜之不武。要不这样，我们不以绝对票数来做决定，只以‘背叛’数量的多寡来定输赢。具体说来就是，如果地生意识支持你的数量多于俄靠意识支持我的数量，就算你胜，反之则算我胜，如何？”

“这还算得上公平。行，就这样吧——时光之箭，永不回头！”

“好！时光之箭，永不回头！”

可是，让两位元脑始料未及的是，还不等这个无聊的投票游戏开始，6亿意识体就在几位领袖的带领下哄而散，早已像一群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向猎户臂方向绝尘而去。

我也厌倦了两位元脑的无聊争论，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趟慢悠悠的光速旅行中。尽管我们知道，我们将在一成不变的飞行中度过漫

长的七八年，但我们已经别无他念，只想在到达猎户臂之后利用最后时光走遍每一颗母星，只想在冥灭之时能够葬身于共同的故园。让元脑们去争论吧，不管谁胜谁负，都终归改变不了我们 6 亿意识体被集体冥灭的命运。

而对于我个体而言，还有一桩最大的心愿未了，那就是在永别这个宇宙之前，能够最后一次赶到那颗小地球上去看看，更准确地说，是去看她——那个已经不叫“信子”的女孩儿。

2

光速飞行其实是一趟相当惬意的旅行，这就跟在人类阶段坐观光车旅行一样，可以且行且观，饱览一路风景。而“非定域性挪移”则不然，那就跟坐在一列穿越黑暗隧道的列车中的感觉差不多，沿途无任何风景可看，也别想看到任何风景，完全失却了享受的过程，正如起点和终点被叠加在一起——刚一出发，就已经到达。

尽管光速飞行很慢，但在几秒钟后，我们身后的量子蜂巢就由一颗淡灰色光球变成了一个小灰点，再过一秒钟，连那个小灰点也消融于人马臂乳白色的光带中。人马臂远在 3 900 光年之外，由无数的星团和星云汇聚而成的光带横跨大半个天球，恰似天神赫拉喷溅的乳汁之河在无垠的天幕上静静流淌。而在这条乳白光带的背后，